

道宗古徑念祖恩——訪照惠法師

／編輯室採訪・整理

出家因緣

記得小時候，每年兩次稻米收割期間，一望無際的田野，三五步就有割稻工人腳踩「機器筒」嘎嘎的脫穀機聲音，許多飛鳥此起彼落地撿拾落在田地上的穀子。更有身穿白色上衣，淺藍色長褲，頭戴斗笠，臉上散發慈光，威儀莊嚴，年紀輕輕，講話語調柔和的比丘尼穿梭其間，他們在做什麼呢？——我們家鄉是碧山岩比丘尼化緣的範疇。他們即使肩負著施主布施的沈重穀子，而不落塵俗的威儀，讓人由衷地生起一股歡喜心和恭敬心，這是早期對禪師領導下威儀俱足的和合眾的印象之一。

另一個深刻印象是碧山岩的師父們做佛事的莊嚴道場，每每搭起高高如戲台般的燄口台，三面掛著莊嚴的佛像乃至閻羅十殿圖，主法者身穿紫色海青，披上黃袈裟，其他師父們亦著莊嚴的法衣，莊嚴肅穆。繚亮的梵音，更令人驚為天樂，不但整個心被攝住，而且生起極清淨的歡喜心，煩惱妄想也因此而遁形。又他們的引導陣容，更是令人羨慕至極，一人坐一部三輪車，最前面的一位手摯拂塵，眼觀鼻，鼻觀心，個個如在定中，唉！真叫人羨煞萬分，這是從儀表即可看出動靜一如的禪家之風，不過當時並未認真思考過出家這條路。

及年紀漸長，親近的裁縫老師（出家後的禪欣法師，覺苑寺第一任住持），早已皈依碧山岩上如下學禪師，一有空就帶我們往碧山岩參與法會等。民國五十二年的中秋節，老師帶我們到碧山岩賞月，當時禪師在台北法光寺，而禪碧師伯為當家，他盡地主之誼招待我們，第二天，老師和許多同學都回家了，只有我和阿（出家後的照恩師）留下來。直到十九那天，午休之後，在臨時大殿聆聽師伯們的開示，談呀！談呀！話題突然轉到出家問題，禪碧師伯問說：「阿呀！出家要趁早喔！（他早就發心想出家）等年紀大了什麼都學不來記不住就很苦喔！」阿說：「我知道了！我確定會出家的，不過我這雙高跟鞋新買的，穿壞了再出家吧！……」後來師伯轉過頭來問我：「你呢！要不要出家？」我信口回答說：「不要！我要出“鵝”卡大隻！」（此句「家」和「雞」台語相同）。因為過年或從小遠足都會去碧山岩，碧山岩什麼都很好，我也滿心歡喜，而出家唯一令我擔心的是吃「醬鹹」，一輩子吃「醬鹹和青菜」是多麼可怕呀！所以我從來沒有動過出家的念頭。或許因緣成熟吧！師伯一點便醒，念頭和前一分鐘竟有一百八十度的轉變，我興起出家的念頭，而且那麼迫切，終於父母同意，師伯來接我去碧山岩，當我再次到碧山岩，正要爬上階梯，仰頭一望，看到一位似乎很面善又不知他的法號的出家眾。然後聽師伯說：「啊也圓頂了！」我們大家相視而笑，唉！不可思議的因緣，原來我回家那天，我先走一步，阿隨後要回草屯，結果，剛下了碧山岩的階梯，走在石子路上，沒走幾步，新高跟鞋的鞋跟斷掉了，所以他回頭再上了碧山岩，實踐他的諾言——高跟鞋穿壞了便出家。

行住坐臥皆是禪的修行典範

民國四十八年，八七水災，碧山岩因土石流而大殿被沖毀，少數比丘尼留守殘垣斷壁，規劃重建寺務。禪師率領大部分寺眾北上，覓得法光寺現址，一方面著手籌建法光寺，一方面準備重修碧山岩，禪師寺務非常繁忙。而我們剛出家必須接受嚴格的訓練，因此，我們跟隨禪師左右。禪師是一位標準的修行楷模，身教令人五體投地的佩服，身口意的嚴謹和清淨，套句禪宗的話：身：立如松、坐如鐘、行如風。口：從無戲言，句句實話。意：常如止水。《瑜伽燄口》云：「身常清淨，證無上道，口常清淨，證無上道，意常清淨，證無上道。」由此可見禪師身口意的清淨和修持的高超。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得到如在禪定中，因此，我們時常沐浴在禪悅法喜中。

俱高度的領眾耐力

又禪師具有高度的耐心也是值得我們學習的，當時在禪師的領導之下有四十位左右的出家眾，大家對禪師恭敬有加，晨昏定省是重要課題之一，每天早上在齋堂，大家魚貫進入，看到禪師，必定合掌問好「師父早！禪師（師公）早！」據我觀察，從第一個到第四十個，禪師一定面帶微笑，眼看著每一個問候的人，語調不變，親切地回答：「早！」而這不止是一天、一個月，一年如此，十多年如一日（我在法光寺十六年）。又禪師注重教育，鼓勵大家念書，出門時一一向他告假：「師父我要去上課了！禪師我要去上課了！」他一定以和藹的口氣說：「好！再見了！」像這種情形，也持續十多年之久，這麼長的時間，一直重複的動作語句，要是一般人情緒不穩定一定煩躁萬分，不堪其擾，或許會說：「吵死了！去吧！去吧！……」而禪師口氣永遠那麼柔和、平靜、慈悲。禪師為我們解惑時，更是抽絲剝繭，使我們疑雲頓開如沐春風。禪師法相莊嚴，雖是比丘尼卻具大丈夫相，緩緩的步履也讓我們煩惱拋到九霄雲外，而感到清淨、平和。我在法光寺十六年，不知煩惱是何物？都是以禪師的身教、言行為典範，在行住坐臥中修行而契入身口意的清淨——禪師從日常生活的小細節表現六度中的忍波羅密的俱足。

善巧的教導

教導徒弟方面，禪師具有相當的善巧方便，不必動怒，不必棒喝，不曾聲色俱厲，四十位比丘尼和敬相處，氣氛融洽，親切和氣，互相幫忙、照顧、提攜，職事按照輪流，老參帶新眾，呵護有加，不曾倚老賣老。像我個子這麼小，在家時又不曾為生活繁忙，做起事來顯得特別艱辛，但老參上座都會自動幫忙，例如洗門窗，窗子之大我用雙手都摸不到邊，那要怎麼辦呢？結果大家都會來幫忙。又如煮飯生火，燒的是生炭，很不容易生火，但他們都會親切地教導，不會讓我們困窘，這對初發心者是一大鼓勵，而大眾如此應歸功禪師教導有方。

每一個人每一天都有新的嘗試，尤其僧團，在佛教未普遍被信仰之際，一個對佛教認知不深的人投進去，必須有良好的環境加以磨練才得有信心，有道心。我是相當幸運的人，禪師的高度耐心和方便，在我典座寮深深體會到。我未出家前對吃素有強烈的排斥感，因為小時候碧山岩的遠足，他們的庫房擺滿了大小缸

「醬鹹」他們吃「醬鹹、青菜」的場面，我常作如是想——要是我二十歲出家，活到八十歲的話，六十年的歲月與「醬鹹、青菜」為伍，豈不是太辛苦了嗎？因此，出家之路裹足不前。然而投入法光寺僧團中，因第一次常住「辦桌」（在家信眾吃素訂素齋）僅看到材料之豐富和多元，就讓我眼睛為之一亮，又看到做菜的次第，乃至每一道菜端出去，色、香、味俱全，更是驚為人天美膳。原來素食並非我想像那麼狹隘、難吃、刻苦。因此，頓時改變我對素食的觀念，選擇典座為我修行的道場。

典座是一不起眼的工作，而且繁雜沈重，時時刻刻要惜福修福，講究營養變換口味，讓信眾和常住大眾歡喜接受。禪師常鼓勵我，你在典座寮能安心辦道，修行已成就一大半了，修行最主要是去除我執，而在典座寮因有許多人對我們的要求，趕時間等必須要一一解決，所以要運用相當的智慧才能圓滿。學習期間，供養禪師，每餐煮好，卸下圍裙，先恭敬地請示禪師火候口味如何？他一定在品嚐之後，立刻加以評分，若達到水準，他會點頭微笑讚歎鼓勵。若不夠水平，會非常正確地指出不足之處，如火候不足、顏色太深菜、菜色的變化，……，都會很仔細的指正，這樣三年下來，一天三餐，一個月九十餐，一年一〇八〇餐，三年半三七八〇餐，猶如扣鐘，問無不答，而且精準無比。或問：他是否素菜高手，而他不曾自己動手，卻是一名指導高手。三年半的指導，從不厭煩。因他方便波羅密的成就，而善巧地讓我們積聚資糧。

僧伽教育的前瞻者

禪師非常注重僧伽教育，自己領導打坐、講經、教學，早期在碧山岩，又聘請地方深諳古文的耆宿來指導；聘請仁俊法師等來寺教學；並送許多位年輕比丘尼到福嚴女眾佛學院修學。及至移錫法光寺，也不忘僧伽教育，白天很忙，晚上自己說法、領導打坐、教四書，請漢文老師來教學，請雷老師（顯明法師）來講課，讓我們每天聞法，充滿著法喜，又請白話文老師來教作文……；送數位出家眾到日本深造，也有送到香港念書；有許多位再進修初、高中……。禪師主張出家眾必須熟諳三刀六槌，至於菜刀方面，除了教導我們如何操作之外，有時現身廚房，示範包春捲……。鼓勵士氣，同時禪師親身蒞臨是最溫馨的時刻。說到梵唄，我們是正式開班授課，老參嚴格指導，每隔一天教一次，禪師下達命令：不認真者跪香。沒有任何人敢偷懶。而最叫人心服口服的是，人人有機會上場，如兩堂課誦法器一定輪流，六槌人人都要熟練。主法也都有機會，禪師務必要我們成為法器龍象，後來許多師伯都能獨當一面，住持道場，是印證禪師給每一個出家人都能受到良好的教育。又他一生繫念僧伽教育，以及佛法普遍推廣，除了對寺眾的教育之外，也辦過佛學院，乃至七、八十歲了，還創辦佛學研究所，以培養更高水準的弘法人才。他實踐廣學多聞，解行並重的楷模。

食輪先轉而後轉法輪

法光寺的素食，四十年前是首屈一指的佼佼者，台北許多達官貴人是法光寺的常客，他們除了愛好素食之外，重點是請禪師開示佛法，禪師對信眾的請法耐心無比，有時談論整天，有時討論至半夜，當時有好幾位「鐵齒」的名流，經過

了多次的法戰，終於皈依三寶了。

禪師對大眾法身慧命的照顧，先從食輪開始，我在法光寺時，三餐必定吃乾飯，一菜一鹹（豆類，麵筋類），中午加個湯，早晚配草決明茶，但不能同樣的菜色一直吃而導致單一營養過量，使營養不均，所以典座寮必須時時變換口味，變換菜色，四十年前他已有現代營養學的觀念。而後來我讀到道元禪師的《典座教訓》其中也強調務必變換口味讓大眾生歡喜心，而且健康才能辦道。十多年前我去參訪日本永平寺，永平寺是曹洞宗道場，在那邊訓練的年輕出家眾個個精神抖擻，而道元禪師的典座觀念，是他參學中國時所受到的影響，所以招待香客菜色不僅漂亮而且可口，禪師曾留學日本，在駒澤大學深造，而駒澤大學是曹洞宗附設大學，因此，傳承下來的食輪，應是健康、自然、營養均衡的觀念。

而有了健康的身體才能辦道，所以當時法光寺四十位左右的出家眾，個個身手敏捷，紅光煥發，工作不落人後。在心理調伏方面，禪師強調照顧當下，過去心不可得，未來心不可得，而當下應有正念，注重平實的修行，行住坐臥要如法，要中規中矩，才能身心健康，利樂有情。

強調道心

記得我當典座寮長時，也一方面進修，又希望能進入佛學院念書，而典寮長的培養也務必要經三兩年，所以有時會請求禪師再訓練後繼人選，禪師回答說：「照惠呀！我很久以來密切觀察，典座寮是要安排有“道心”的人呀！」當時我似懂非懂，何謂有「道心」的人？後來才明白，原來「道心」，表現在典座寮是時時要保持高度的恭敬心、耐心、供養心、惜福心、親切感，《典座教訓》說：「愛惜常住物，猶如眼中珠。」說到惜福，我們常常將垃圾變成盤中飧，如蘿蔔皮變成小菜，芥菜心皮變成紅燒滷菜，做到食物一點都不浪費，總之，一個有道心的典座寮長，對上要有恭敬心，對大眾要有妥善的照顧，這是禪要求的「道心」。

鼓勵多於責備

當我剛出家時，每天清晨四點半起床，迅速刷牙洗臉便匆匆進入禪堂打坐，四點半正是最好眠的時候，經常會昏忱，禪師雖親自持香板巡香，但多半輕輕點醒，很少喝斥。又我們學習法器時，輪到我們當維那，如果出錯，必定和顏悅色，慈祥的說：「要再多練習，下次不能再出錯！」我們就會自己感到慚愧而努力學習。

另外一點感受是禪師對於弟子們的成就予以很大的鼓勵和支持，我離開法光寺的原因之一是希望推廣素食，當我從佛學院畢業，第一件著手籌畫要做的事是出版素食譜，因為當時市面上還沒有素食譜，更不用說彩色版，禪師為我封面題字，出書之後，禪師看到成果非常高興，在法會中手捧《百味香素食譜》一桌又一桌對著信徒介紹《百味香》說：「你們看！這是照惠著作的，這麼漂亮……」我看他滿面笑容，那一幕讓我感受到愛護和鼓勵後學的心是多麼珍貴——禪師慈悲地實行愛的教育。

無盡的感恩

禪師的威儀、定力、智慧、善巧、耐力、慈悲和恩威並重的教育，降服了我

們的妄心，折服了我們的傲氣，洗滌了我們的三毒，讓我們善根增長，菩提不退。
禪師已離開我們十年了，我們有無盡的感恩和懷念。

